

我在烟台做家政 ②②

推开家政这扇门

韩红梅

转眼间，我做家政已经十多年了。从初见客户时拘谨不安，缩手缩脚，到现在可以坦然面对客户，从容与之相处。出来之前，把做家政想得困难重重，既怕找不到工作，又怕客户不好相处，更担心自己不能胜任。推开这扇门才发现，所有的担心都是自己吓自己。

做家政令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农村时，干一天活儿腰酸背疼，累得爬不上炕，当体力透支却又不得不拖着肿胀的双腿撑着劳作时，时常会有生无可恋的念头。在农村我大部分时间是在果园里劳作，做家务是当捎带的事。做家政后，当捎带的营生成了赖以谋生的工作。在农村，越忙时吃得越差，因为忙起来根本没时间做饭。如今，几乎每一顿都能吃上可口的饭菜。我感觉现在的生活才叫生活，体弱的我更能应付，生活节奏更正常。

家政给我带来了经济上的变化。我天生体格差，在田地里辛苦劳作，收入仅能维持住日常开销，想攒个钱比登天还难，捉襟见肘的生活让我充满了焦虑，看不到前路的光亮。做家政让我实现经济独立，再也不用跟大开张要钱了。现在年轻人都到城里就业，没有房子就不好娶媳妇。房子于我，仿佛天上的云朵，可望而不可即，我曾为儿子的住房愁得睡不着觉。做家政后，我和大开一个城市一个农村，一起奋斗，为儿子在城里买上了房子。以前交养老保险时，我每年只舍得交最低档的，年成不好时最低档的也交不上，现在我有能力为自己交高档的，让自己将来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保障。

仔细想来，做家政给我带来的最大财富不是身体上的相对轻松、物质上的相对满足，最主要还是精神上的。以前在农村生活疲惫忙碌，没有时间和精力沉淀自己，做家政后，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更多的空闲时间，让我又有了写作的冲动。从今年四月底开始，我在《烟台晚报》副刊发表“我在烟台做家政”系列稿件约5万字。比文字变成铅字更有成就感的，是拙作一经发表就收到各类读者的反馈。不少人通过报社联系我，有想请我去照顾老人的，有想找我帮介绍保姆的，还有为我出谋划策提供各种未来规划的。许多文学爱好者和前辈也以不同形式给予我认可和

鼓励，这带给我信心和动力，生活更加充实阳光。我的朋友们更是一路陪伴，每发一篇新作，他们都积极点赞、留言。好友们文采斐然、贴切细致的点评和鼓励令我温暖感动。素不相识的网友“太行飞剑”多次为我的文章热情点评。有的读者告诉我他每天都到报刊栏去看有没有更新，有的读者说拿到报纸首先翻看有没有“我在烟台做家政”专栏的文章。这一切，都令我无比欢喜。

烟台是座美丽的海滨城市，依山傍水，气候适宜，四季分明，物产丰饶，是全国闻名的宜居之城。我从小就向往这座海边之城，向往在这座城市生活，但也只敢在心里憧憬而已，从不敢想怎样把向往变成现实。多年后，家政行业让我梦想成真，做家政让我也像城里人一样过上了相对轻松的生活，让我有能力帮儿子买房，让儿子也能够美丽的烟台安居乐业。烟台人心地善良，民风淳朴，这座城市接纳我、包容我，带给我全新的生活，我已经融入这座城市，烟台成为我的第二故乡。

如今的家政行业愈来愈规范、专业，队伍在逐渐壮大，成为无数普通人安稳谋生、实现价值的平台。国家也大力支持家政行业的发展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不断出台扶持家政行业发展的政策。各级政府经常举办家政培训班，免费传授月嫂、育婴师、护工等技能。我先后参加过多次培训，并取得了护工资格证。政府为学员提供免费住宿，我们村的妇女主任还专程来看望我，叮嘱我珍惜机会，认真学习，提高技能。家政业已融入千家万户，人们越来越认可、接受这个行业，很多人改变了旧观念，对从业人员给予了尊重。家政人员经过专业培训有了一技之长，自己也抬起了头，不再怕别人瞧不起。

回望半生，从乡村果园的辛苦困顿到城市安稳的工作，从迷茫焦虑到坦然自在，生活的改变，源于我自身的改变。我庆幸多年前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，踏上了家政这条路。

感谢家政这条路上的所有相遇，让我不仅谋得了生活，也找到了自己。感谢中介老师的牵线搭桥，感谢以善意相待的客户。愿家政行业的光，照亮更多愿意往前走的人，愿这扇门永远为踏实肯干的人敞开着。

梨园风起

健川

暑气渐消，秋风尚浅，莱阳梨园正悄悄酝酿一年最清甜的滋味。

五龙河与蔄河交汇处的油沙土质松软温润，最宜梨树生长。春时一树梨花如雪，如今繁花落尽，枝头挂满累累青梨，在枝叶间慢慢沉淀糖分，静待秋风一吹，便熟透了，满园果香。

梨园多老树，枝干苍劲，树皮皴裂深刻，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纹路。它们伫立田间，不争春光，岁岁如期开花、结果，安静又笃定，像世代守在这里的梨乡人，踏实、温厚、不张扬。

小时候春日无事，总爱往梨园里跑。风穿林而过，花枝轻轻摇曳，细碎花瓣簌簌落下，落在肩头、发间、田埂边的青草上。大人们在树下疏花、修枝，动作轻柔细致。长辈常说，莱阳梨的甜，不是凭空得来，是地养、风养，更是人养。用心待树，树才肯结出最甜的果。

夏日风暖，繁花落尽，梨园换了模样。枝叶青翠繁茂，遮住炎炎日光。小小的青梨隐在叶间，悄悄生长。梨农依旧日日穿梭园中，打理枝叶、铺好反光膜，细心守护每一颗

幼果。土地无言，时光不语，所有甘甜，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勤恳里。

最动人的，便是秋风乍起时的梨园。

秋风清冽，吹熟一树一树的梨果。沉甸甸的荏梨垂在枝头，表皮带着浅浅果锈，模样朴素，却是莱阳独有的滋味。轻轻掰开，果肉细嫩、汁水充盈，清甜瞬间漫开，是他乡水果复刻不出的地道梨香。

秋收时节的梨园，最是人间烟火温柔。农户背着竹筐，穿行树间，小心翼翼摘下成熟的果子。一年辛劳，终得圆满。一树梨香，养活一方人家，岁岁年年，生生不息。

常年在外，走过许多地方，吃过各式各样的梨，终究抵不过家乡荏梨的清甜。别的梨是果，莱阳的梨，是故土的味道，是童年的风，是岁岁不变的乡情。

风起梨园，四季轮回。春风载花，秋风载果，一缕梨香贯穿岁月，温柔了整座梨乡。

原来无论走多远，最心安的风景，永远是故乡梨园吹起的那一阵清风。

消失的钟声

姜惠泉

早晨，太阳陷在厚厚的云雾里，天空像是矮了一截，压着楼顶，让人觉得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高楼大厦的边。

这样的天气，对晨练的人来说反而是一个好天气。投完二百个球的时候，想看一下时间，就往周边看了一眼——这么多高楼大厦，风格各异，装饰华丽，有把天光映在身上的玻璃幕墙，有像连体婴儿般的双子塔楼，似乎没看到钟楼……

十几年前，这里不是这样的。那时三滩还没有改造，周边也都是低矮的平房，烟台体育公园周边还都是养虾的池塘，整个莱山也没有几栋高楼，烟台大学和山东工商学院是整个烟台东部最亮的名片。烟台大学的钟楼，在整点报时时，那低沉悠扬的钟声能够传得很远，仿佛时刻提醒人们时间在流逝。后来，滨州医学院（今山东医药大学）落成，学校里也建了一座钟楼。这一南一北两座钟楼遥相呼应，每到整点，它们像是约好了似的——“铛—铛—铛—”，悦耳的钟声在空中飘荡。

我对钟声有着特殊的感情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妈妈在大连工作，回家的时候从烟台背回来一台红色的座钟。钟身四十多厘米高，二十多厘米宽，通体是那种毫不含蓄的鲜红，漆面亮得能映出人影。银色表盘上，一长一短两根黑色指针不急不躁地走着，上方端正印着“北极星”三个字。圆形的钟摆垂在下面，像一面微微晃动的小圆镜，最底下还悬着一颗调节快慢的铜螺丝，拧一下，日子就快几秒或慢几秒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、仅能勉强果腹的年代，钟表是一种奢侈品。在整个村里也没有几户人家有。在我们住的小胡同里，只有这一台座钟，同龄的小朋友也都像看西洋景似的，围在钟表前听那“铛铛”声。

现在几乎人人一部手机，看时间都不用钟表，家里的钟表都换成了石英钟，多数也不再整点报时。没有了那“铛铛”的钟声，仿佛少了些人间的烟火，少了些过日子的节奏感。雾还没有散，高楼还在那里，我知道，很多钟楼还在准点敲响，只是那些声音被一栋栋玻璃幕墙弹了回来，消散在半空中……